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四百七十五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十二

檀弓下第四之一

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

殤車一乘

適丁歷反長竹丈反
殤式羊反乘繩證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皆下成人也自上而下降殺以兩
成人遣車五乘長殤三乘下殤一乘尊卑以此差之

庶子言公卑遠之

孔疏君對臣之名有地大夫皆有
君號公則五等之上又同三公就

尊號以卑遠於庶子也

案過長君之

傳曰大功之

正體故特言君庶長皆公子故泛言公

殤中從上

案禮年十九至十六為長殤十五至十二為中殤十一至八歲為下殤大功中從上

小功中從下

孔氏穎達曰此論諸侯及卿大夫之子送

葬遣車之數遣車之形甚小葬柩朝廟畢將行設遣奠竟取所奠牲體臂臠折之為段用此車載之以遣送亡者使人以次舉之如墓置於槨中之四隅雜記云遣車視牢具置於四隅但遣車之數貴賤不同若生有爵命車馬之賜則死有遣車送之諸侯七乘大

夫五乘後有明文鄭謂降殺宜兩則天子九乘士三乘也殤未成人未有爵命車馬之賜而得遣車者言其父有之得與子也天子九乘若適子成人則應七乘在長殤而死則五乘中殤從上亦五乘下殤三乘也若庶子成人則應五乘長殤中殤三乘下殤一乘也諸侯七乘則適子成人五乘長殤三乘中殤從上下殤則一乘也公亦諸侯也適長殤既三乘庶子成人乃三乘長殤則一乘中殤亦從上若下殤則無大

夫五乘適子成人三乘長殤降兩故一乘中殤從上亦一乘若下殤及庶殤皆無也

存疑孔氏穎達曰案下注云人臣賜車馬乃有遣車三命始賜車馬諸侯大夫再命不合有遣車今大夫適子長殤得有遣車一乘以其身為大夫德位既重雖未三命得有遣車鄭注雜記云士無遣車禮天子上士三命得有車馬之賜而云士無遣車者謂諸侯之士及天子中士下士也但喪禮質畧天子之臣與

諸侯之臣命數雖殊喪禮不異故鄭云大夫已上乃有遣車文主天子大夫其實兼諸侯大夫也鄭以士無遣車者文主諸侯之士其實亦兼天子中下士也熊氏云人臣得車馬賜者遣車得及子不得車馬賜者遣車不得及子非也

案鄭氏周官注謂士無貳車而儀禮士喪明云貳車鄭又以喪禮攝盛為解引雜記注士無遣車蓋因士喪禮不言遣車為說此疏云天子上士有遣車則不

得謂士無遣車矣又云以諸侯之士言之則又非天子之臣與諸侯之臣命數雖殊喪禮不異矣又引雜記遣車視牢具周禮大行人牢禮之數非以命數而何且天子之大夫士與諸侯之大夫士命數迴殊而謂喪禮質畧諸侯之臣不異天子之臣不可信也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長上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達官謂君所命雖有官職不達於君則不服斬孔疏不達於君謂府史之屬不服斬衰但服齊衰三月若近臣閭寺之屬雖無

爵命但嗣君服斬則亦服斬
案喪服傳不以杖即位

孔氏穎達曰此論臣

為君杖法公者五等諸侯也諸者非一之辭達官謂
國之卿大夫士被君命者也此對不達者故云長若
遭君喪則備服衰杖不云衰從可知也若大夫之臣
得為大夫君服斬與杖衆臣降其帶屨所謂衆臣為
其君布帶繩屨也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
三君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

朝直
遙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宮殯宮也出謂柩已在路三命引

之凡移九步朝喪朝廟也次他日賓客所受大門外

舍也孝子至此而哀

陳氏澔曰或出大門至平日待賓客次舍之處孝子哀而輟停

柩車則亦如之

孔氏穎達曰此論君弔臣之禮君於大夫

之喪將至葬時必親往弔孝子於殯宮及其柩出殯

宮之門君命遣引之引者三步則止君又命引之引

者三步又止君又命引之引者又三步而止君又命

引之柩車遂行君乃退去君或來弔參差早晚不必

皆在殯宮或朝廟當發之時或柩已出大門至平生待賓次舍之處君命引之使行如上來之事 姚氏

舜牧曰命引之三步則止者君念大夫平日效勞國家一旦捐館舍出不可不為之助力故於柩行命引之以致其隆重之禮而猶不忍其行之遽也姑三步則止如是者三焉以致其不忍之情是則君之所以禮大夫者耳

案禮弔於葬者必執引君尊不親執故命人代為之

以三為度此又君禮之別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以義奪孝子也三步則止不忍頓奪孝子之情也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

疆居良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氣力始衰 孔氏穎達曰此論衰

老不許徒行遠弔之事越疆則道路遙遠弔人又悲感哀戚恐增衰憊也 方氏慤曰五十始衰而老者不以筋力為禮也

案此指庶人之五十者言若仕則已為大夫當有車也

季武子寢疾矯固不說齊衰而人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

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矯居表反說他活反一作稅見賢遍反點一作歲多黍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季武子魯大夫季孫夙案一作宿也強

且專政國人事之如君矯固能守禮不畏之矯失俗也道猶禮也武子無如之何佯若善之表猶明也點

字皙曾參父倚門而歌明己不與也

孔疏明己不與武子故無哀戚

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季武子強僭矯固正之之事

時人畏武子入其門皆說衰矯固不說齊衰人見且謂之曰著衰入大夫之門其道將亡絕矣將亡者未絕之辭蓋其時嚮餘大夫之門猶有著齊衰者武子謂失禮顯者凡人皆知今說衰失禮之微唯汝君子之人乃能表明之也 陳氏澔曰武子寢疾之時矯固適有齊衰之服遂衣凶服而問疾武子執政人所

尊畏固之為此欲以易時人之觀瞻據禮而行武子雖憾不得而罪之也若倚門而歌則非矣記者蓋善螭固之存禮譏曾點之廢禮也

案季氏僭禮至於說衰私門其橫極矣螭固當其疾時以齊衰見之以東匯陳氏說為確長樂陳氏謂示之凶而欲其死豈無服而故為此服以來乎孔疏以微為失禮之微正見夙之橫處考武子卒在昭公七年孔子方十七歲曾皙少於子路時止六七齡耳未

必有倚門而歌事此亦出於傳聞陳氏譏其廢禮亦據記文言之耳 又案三家專魯祿去公室自季武子始作軍城費取卞自封襄公欲適諸侯以避其害其平日作為一一皆無君之事而容一蟻固以示不敢自同於公門吾誰欺欺天乎有王者作夙也不勝誅矣杜氏墓地攘為己宮又許葬命哭明己之不惑於妖祥而待人忠厚記中所載二事其為狙詐如此世所稱姦人之尤者其夙也夫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

正義鄭氏康成曰辭猶告也擯者以主人有事告也
主人無事則為大夫出

通論孔氏穎達曰此以下論弔哭之禮大夫尊來弔
士則孝子應出下堂迎之若當主人有大小斂殯之
事則遣人辭告之以有事不得出也出謂出於庭若
未斂以前唯君命出不為大夫出始喪哀戚甚也若
正當小斂而大夫來弔則辭之以有事斂畢當踊之

時延大夫入絕踊而拜之若當斂後踊時來則亦絕踊而拜之尊大夫不待事已也大夫退則出送於門外若士來弔雖當斂不告以有事事畢踊後而引士入然後拜之

案士喪禮大夫有視斂之禮記所謂大夫升自西階階東北面東上是也此云辭者彼大夫先事而至者已曾出拜位在階下升視斂此則當事而至不及視斂故辭之事畢乃入士喪禮既殯乃拜大夫之後至

者蓋兼有當事至者在也

弔於人是日不樂

日人一反樂
音岳又音洛

正義鄭氏康成曰君子哀樂不同日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案是日終竟一日也既弔不樂哀則不樂也未弔不樂樂則不弔也故曰哀樂不同日

婦人不越疆而弔人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通於外 孔氏穎達曰婦人無

外事也 陳氏祥道曰婦人見兄弟可以及闕而不
可以踰闕送迎可以及門而不可以出門弔人可
出門而不可以越疆許穆夫人歸唁於衛而不可得
則越疆而弔人如之何而可

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全哀也

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

引音脩壙苦是
反又音曠紼音

弗

正義鄭氏康成曰示助之以力車曰引

孔疏引長遠之名車行遠

也

棺曰紼

孔疏紼撥舉之義棺惟撥舉不長遠也

從柩羸者

孔疏羸餘也謂數外

之人

孔氏穎達曰弔葬本為助執事故必相助引柩

車也執引用人貴賤有數何東山云天子千人諸侯

五百人大夫三百人

案雜記諸侯執紼五百人周禮大司徒疏

謂王喪大司徒帥六卿之衆取千人屬其六引其三百人已下不見所據亦降殺然與

若其數

足羸餘之人皆散行從柩至壙下棺窆時則不限人數皆悉執紼也 方氏懋曰引在前屬之於車以道

柩也。紼在旁屬之於棺以弼柩也。道柩者唯在路用之而已。弼柩者至下棺亦用焉。故雖不執引而或從柩及壙亦皆執紼也。

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弔曰寡君

承事主人曰臨

臨如字徐音力鴉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拜者往謝之也。雖朋友州里舍人

謂無主後者承言亦為執事來

陳氏澠曰寡君承事言來承助喪事此君

語擯者傳命以入之辭

臨言君辱臨其喪也

孔氏穎達曰諸

侯臣之喪公來親弔或遣人來弔喪家雖無主後必
以次疏親往拜以謝其恩疏親亦無雖死者朋友及
同州同里及喪家典舍之人往拜亦可也若有主後
則主人自當親拜是以既夕禮云主人乘惡車鄭注
云拜君命也弔曰寡君承事是君來語擯者使傳命
之辭弔為助事故雖君尊亦曰承事也稱寡君應是
弔他國之臣承公弔之下則己國之臣以欲供喪事
謙也曰臨者主人辭謝之語言君屈辱降臨某之喪

若弔士則直稱君故士喪禮君使某弔如何不淑是也

案喪大記有無後無無主則弔必有拜者明矣拜當合弔時及往拜謝言注特指其一耳

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君於臣民有父母之恩 孔氏穎達曰君於其臣當特弔於家故喪大記於大夫及士皆親弔之又禮譏蕢尚受弔及杞梁之妻不受野弔

是也其或卑小之臣及庶人之等君不豫知其喪造次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也 胡氏銓曰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若齊侯哭敝無存之類

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以賤者為有爵者主 孔氏穎達曰不受弔不為主人也適子主喪受弔拜賓若適子或有他故不在則雖庶子不敢受弔明己卑避適也士之庶子得受弔

案無適子則庶子之長者受弔適子不在雖同母之弟亦不受弔知生者弔或有與庶子相識而弔之者亦不敢受使人辭之

妻之昆弟為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為主袒免哭踊夫入門右使人立於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為父後者哭諸異室

免音問

正義鄭氏康成曰哭之適室以其正也子為主親者主之也夫入門右北面辟正主也狎相習知者父在

哭於妻之室不以私喪干尊也 孔氏穎達曰此下
論哭無服者之事適室正寢也禮女子適人者為昆
弟為父後者不降以其正故也故姊妹之夫為之哭
於適室之中庭子為主者甥服舅總故命己子為主
受弔拜賓也冠尊不居肉袒之上必先去冠而加免
故凡哭哀則踊踊必先袒袒必先免故袒免哭踊也
夫入門右者夫謂此子之父即哭妻兄弟者也據妻
之為喪故言夫子既為主位東階之下西嚮父入門

右近南而北嚮哭也父不為主若又西嚮便似二主
入門右北面示辟為主之處據申詳之哭言思婦人
倡踊則夫入門右亦哭踊也門內有哭則鄉里聞之
必來相弔故使人立於門外告語來弔者述所哭之
由明為主在子不闕己也若弔者與此亡者曾經相
識狎習則當入與共哭此夫若父在則適室由父故
但於妻室之前哭之奔喪禮妻之黨哭諸寢蓋寢是
大名適室及妻室異室總皆曰寢 吳氏澄曰其夫

為妻之兄弟雖無服然亦為之哭已無服故不為主而使子有服者為主也 陳氏澔曰此聞妻兄弟之喪而未往哭時禮也父在己之父也為父後妻之父也 方氏慤曰哭諸異室者以其別於適也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右同國則往哭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哭於側室嫌哭殯也哭於門內之

右近南者為之變位

孔疏以其尋常為主當在阼階東西面今稱門內之右故知近

南為之變位
猶西面也

同國往哭喪無外事也 孔氏穎達曰

哭於門內之右謂庶人無側室者遠兄弟謂異國也
若同國則往哭之異國則否以已有喪殯不得嚮他
國也

通論陳氏澔曰側室者燕寢之旁室也門內大門之
內也上言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總必往其亦謂同
國與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

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

正義鄭氏康成曰或人以其無服非之曾子言於朋友哀痛甚而往哭之非若凡弔 陳氏澔曰以母喪之服而哭朋友之喪踰禮已甚故或人止之曾子之意但以友義隆厚不容不往哭之又不可釋服而往但往哭而不行弔禮耳故曰我弔也與哉

辨正黃氏震曰齊衰者曾子為母服非為弔子張而服也往哭者友朋哀痛之情特就因其服而往非以

此服行弔禮也諸家乃以曾子為文過夫曾子豈文過者哉

案門人於孔子若喪父孔子於顏回若喪子曾子於子張宜若兄弟不容不往哭而又不可釋服而往故即以母服往哭之然哭以傷之非弔也禮知生者弔知死者傷故曾子曰我弔也與哉使察其意耳孔氏以曾子為失禮過矣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

悼音道

正義鄭氏康成曰悼公魯哀公之子

存疑鄭氏康成曰擯相侑喪禮者喪禮廢亡時人以
為此儀當如詔辭而皆由右相是善子游正之孝經
說曰以身擯侑 孔氏穎達曰此論擯相之法在主
人曰擯在客曰介大宗伯注云出接賓曰擯入詔禮
曰相少儀曰詔辭自右鄭云為君出命也立者尊右
傳君之詔辭為尊則宜處右若於喪事則惟賓主居
右而已自居左子游如此是知禮也 方氏慤曰吉

事尚左凶事尚右子游為擯而由左則尚右故也

案此是君弔於臣之禮君弔於臣升降皆自阼階臣不敢有其室也擯為主人導君以入也由左自阼階也鄭以贊幣自左詔辭自右推之已誤孔以賓主論之云賓主居右而已自居左更誤有氏可以君為賓乎衛湜本改云推賓居右而已自居左則子游自居於主推悼公為賓更繆方氏吉尚左凶尚右之說尤無涉豈吉事之擯皆由右乎

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

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為之服

穀音告又古毒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穀當為告聲之誤也王姬周女齊

襄公之夫人春秋周女由魯嫁卒則服之如內女服

姊妹是也天子為之無服

孔疏天子無服以尊卑不敵故也

嫁於王

者之後乃服之莊公齊襄公女弟文姜之子當為舅

之妻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又小功也 孔氏穎達曰

此論諸侯為王姬著服之事案莊二年齊王姬卒穀

梁傳云為之王者卒之案元年秋築王姬館於外下

云王姬歸於齊是由魯嫁也君為姑姊妹女子嫁於國君者著大功之服王姬既比之內女故服大功也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

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
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
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
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
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重直龍反儼
魚檢反喪息

浪反孺如樹反與音預稽音啟顙桑黨反顯
依注作鞮呼遍反夫音扶下同遠于萬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獻公殺其世子申生重耳辟難出
奔是時在翟秦穆公使人就弔之於斯謂在喪代之

際也喪謂亡失位孺穉也勸其反國意欲納之舅犯

重耳之舅狐偃字子犯寶謂善道可守者又因以為

利謂欲反國求為後是利父死也說猶解也他志謂

私心子顯使者公子繫也盧氏云古者名字相配顯

當作鞮 孔氏穎達曰此論公子重耳不因父喪以

取國之事使者弔重耳既畢又致穆公之命以勸重

耳故言且曰者非特弔兼有餘事也得國失國其機

恒在喪禍交代之際求之則得不求則失雖儼然端

靜在憂戚喪服之中然身喪在外不可久得國之時亦不可失欲重耳圖之重耳入告舅犯舅犯言父死是何等事豈得又因以為已利天下聞之其誰解說我以為無罪公子重耳出而對客既敘其弔意謝其欲納之恩又道不可之意言豈復敢於悲哀之外別有他志以辱君之義也穆公本勸重耳反國重耳若欲為後則當拜謝其恩今不受其勸故不拜穆公以其不拜故云未為後也所以稽顙者自為父喪哀號

也凡喪禮先稽顙而後拜乃成今直稽顙而不拜故云不成拜也既聞父死勸其反國哀慟而起是其愛父也既起而不私與使者言必無心反國是遠利也

陳氏澔曰公子既聞使者之言入以告之子犯犯言當辭而不受可也父死是凶禍大事豈可因此以為反國之利所以不當受其相勉反國之命也為後者成拜所以謝弔禮之重今公子以未為後故不成拜也愛父猶言哀痛其父也愛父遠利皆仁者之事

故稱之曰仁夫公子重耳

存異鄭氏康成曰仁親親行仁義

崇大學鄭注亦云親愛仁道不如朱

子訓仁愛其親為正

惟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穆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子公甫靖也敬姜穆伯妻文伯歎之母也禮朝夕哭不帷張氏逸曰敬姜早寡晝哭以辟嫌帷殯或亦辟嫌表夫之遠色也孔氏穎達曰此論哭殯不合帷殯之事

孝子思念其親朝夕哭時褰徹其帷今敬姜之哭穆伯以辟嫌之故遂朝夕哭不徹帷下文云穆伯之喪敬姜晝哭與此同也 陳氏澔曰敬姜辟嫌而不褰帷自此已後人皆倣之故記者曰非古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始猶生也念父母生已不欲傷其性 孔氏穎達曰此下總論孝子遭喪所為哭踊復魄飯含重主殯葬反哭虞祔等事居父母喪是哀戚

之至極也既為至極恐其傷性故辟踊有節以裁節其哀欲順孝子悲哀使之漸變所以然君子思念父母之生已恐其傷生也

案節減也減與除異減從重而輕除從有而無將變有為無先變重為輕斯其變也順而易如三月變食粥為蔬食變四升三升為六升之受服期年又變為菜果為功衰大祥而食鹽醬服纖縞如是而後復常三月而變小祥而又變至於三年而除則所待除者

無多故亦勉而為之故曰順變謂順其性而遞變之亦若漸積引導使之不自覺者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亦不敢過節使之然也哀本於天性先王即以天性制之故曰君子念始之者是也曰順變則非奪其情可知

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復謂招魂鬼神處幽暗望其從鬼

神所來北面鄉其所從來也禮復者升屋北面
孔氏穎達曰始死招魂復魄盡此孝子愛親之道也

方氏懋曰孝子之事親固有愛之道及其死也猶復
以冀其復生故曰盡愛之道也冀其復生所以有禱
祠之心幽者鬼神之道望其魂氣自幽而反故曰望
反諸幽北為陰有幽之義故曰北面求諸幽也

存異鄭氏康成曰分禱五祀庶幾其精氣之反

案五行禱五

祀在未卒前與復無與鄭合言之誤也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隱痛也稽顙者觸地無容 孔氏

穎達曰孝子拜賓之時先稽顙而後拜者哀戚之至痛也就拜與稽顙二事之中稽顙尤為痛之甚也

崇三年之喪稽顙而後拜稽顙者因賓之來弔而痛已親也拜者因痛已親而感賓之來弔也拜與稽顙皆哀戚之至哀謂哀聲戚謂憂容所以聲容之戚且哀者以其心之愴痛也拜也稽顙也莫不痛心而稽

顛之痛較拜為尤甚焉惟喪有稽顙常行見君惟稽首平敵惟頓首耳

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

飯扶晚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尊之也食道藜米貝美

孔疏食道謂飲食之

道飲食人所造作為藜米貝天性自然為美

陳氏澔曰實米與貝於死

者口中不忍其口之虛也此不是用飲食之道但用此美潔之物以實之焉爾

通論孔氏穎達曰貝水物古以為貨天子飯用黍諸

侯以梁大夫以稷士以稻天子之士亦以梁其含周禮典瑞大喪共飯玉含玉注含玉如璧形而小是天子用璧又飯玉碎玉以雜米也雜記含者執璧將命是諸侯以璧卿大夫無文成十七年公孫嬰齊夢贈瓊瑰注云食珠玉含象則卿大夫用珠也士喪禮貝三依雜記則大夫當五諸侯七天子九何休注公羊云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璧士以貝存疑孔氏穎達曰士喪禮飯用沐米

案士喪禮祝泔米於堂南面用盆管人受潘煮於俎
用重鬲此沐米也又曰祝盛米於敦奠於貝北此飯
米也孔氏謂飯用沐米誤

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

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

銘音名旌音精別
彼列反識式至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明旌神明之旌也不可別謂形貌
不見愛之敬之謂重與奠孔氏穎達曰孝子思念
其親追愛之道故為重以存錄其神又設奠以盡其

孝養之道然亦得總為明旌之義 方氏懋曰凡銘
皆所以為名明旌謂之銘故男子書名焉夫愛之則
不忍忘故為旌以錄死者之名敬之則不敢遺送死
之道所以為盡也 彭氏曰明旌者神明之也有旌
則可識可識則可別故曰以死者為不可別己故以
其旌識之

陳氏澔曰士喪禮銘曰某氏某之柩初置於簷下西
階上及為重畢則置於重殯而卒塗始樹於殯坎之

東

通論孔氏穎達曰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又司常云
大喪共銘旌注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旌大夫
士建物則銘旌亦然但以尺寸易之士喪禮士長三
尺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 陳氏澔曰不命
之士則以緇長半幅經末長終幅廣三寸半幅一尺
也終幅二尺也是總長三尺

案鄭以愛敬為重與奠孔意屬上明旌蓋此二語實

承上起下明旌錄之而重亦錄之明旌有敬道而奠尤盡其道也

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

重直容反綴竹劣反又竹衛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春秋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綴猶聯也殷人作主而聯其重以縣諸廟去顯考乃埋之

周人作主徹重埋之

孔疏殷人始殯置重於廟庭作虞主訖則綴重縣於新死者之

廟顯考謂高祖也死者世世遞遷至為顯考其重恒在離顯考乃埋其重以既遷無廟也周人作主則埋

重既夕禮注埋重於門外道左是也若
虞主既練亦埋於祖廟門外之道左

孔氏穎達

曰人始死作重猶若木主主者吉祭所以依神在喪
重亦所以依神故曰重主道也 方氏懋曰重設於

始死之時主立於既虞之後重非主也有主之道爾
殷雖作主矣猶綴重亦懸於廟不忍棄之也周既作
主矣重遂徹而埋於土不敢瀆之也夫重與主皆所
以依神而已或曰重或曰主何也始死而未葬則有
柩矣有柩而又設重所以為重也既有廟矣有廟而

必立主是為主也

通論馬氏晞孟曰主一而已不可二也然則所謂重者安所用哉始死之際未有主以神明為不可一日無所依故作重見人子求神之至焉殷綴之於廟必待親盡廟祧而除之蓋有所不忍然不若周主重徹焉作主則埋之孔子謂殷已慤吾從周此皆慤而不文也

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惟祭祀之禮主人自

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

齊側皆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哀素言哀痛無飾也凡物無飾曰素哀則以素敬則以飾禮由人心而已 孔氏穎達

曰奠謂始死至葬之祭名以其時無尸置奠於地故謂之奠悉用素器所以表主人有哀素之心也遂論虞及卒哭練祥之祭哀則以素謂葬前敬則以飾謂虞後故士虞禮不用素器云此等祭祀之禮既見親終主人自盡致孝養之道焉爾豈知神之所饗須設

此祭所以設之者亦以主以有齊敬之心也 馬氏
晞孟曰素器若士喪禮有素俎士虞禮有素几也哀
素者哀而不文

存疑吳氏澄曰虞以前親喪未久奠而不謂之祭其
哀特甚無心於飾故用素器虞以後親喪漸久卒祔
練祥雖猶在喪制之中然已是祭祀之禮敬心加隆
非如初喪之素器也其盡禮而漸文豈為死者真能
來饗而然亦自盡其禮以致敬親之心焉爾

案豈知二字正不敢自必而盡其齊敬十六字當作一句讀所謂以其恍惚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也若以神未必果饗釋之疎矣

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為之節文也

辟婢亦反踊音勇算柔亂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算數也 孔氏穎達曰撫心為辟

跳躍為踊孝子喪親哀慕至憊男踊女辟是哀痛之極至也若不裁限恐傷其性故辟踊有算為準節文章每一踊三跳三踊九跳為一節士三日而殯凡有

三踊初死日襲襲而踊明日小斂踊又明日大斂踊
凡三日為三踊也大夫四日而殯初死日一踊明日
襲又一踊至三日小斂朝一踊小斂時又一踊至四
日大斂朝不踊當大斂時又一踊凡四日為五踊諸
侯六日而殯初死日一明日襲一至三日小斂朝一
當小斂時又一四日無事一五日至六日朝不踊
當大斂時又一凡六日七踊周禮王八日而殯死日
一明日襲一其間二日為二至五日小斂為二其間

二日又二至八日大斂朝不踊大斂時又一凡八日
九踊故云為之節文也故雜記云公七踊大夫五踊
士三踊鄭注云士小斂之朝不踊君大夫大斂之朝
乃不踊是也 方氏慤曰有算則有節有節則文無
節則質故謂之節文

案哀之至者不自知其哀之至而辟踊先王於不可
算者而為之算要以示哀之有度而無庸過焉耳非
欲孝子且辟且記且踊且數亦非令相者祝者為之

握算而推之抑之也

袒括髮變也愠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

括觀闕反愠紆運反去羌呂反

正義孔氏穎達曰袒衣括髮孝子形貌之變悲哀愠志孝子哀情之變去其吉時服飾是去其華美也去飾雖有多塗袒括髮最為其也孝子悲哀理應常袒何以有所袒有所襲時者表明哀之限節也哀甚則袒哀輕則襲方氏慤曰袒則去其衣括髮則投其

冠故曰袒括髮變也發於聲音見於衣服而生於陰者此哀之常也及有感而愠而至於辟踊者陽作之也此其變與故曰愠哀之變也 吳氏澄曰此條是釋辟踊及袒括髮之義以哀之至釋辟踊以變釋袒括髮愠又申釋辟踊哀之變則轉釋愠之義也去飾又申釋袒髮去美則轉釋去飾之義也有算言辟踊之節有所袒有所襲言袒括髮之節辟踊之節言之於始袒括髮之節言之於末者錯亂以為文也

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

人尋而葬

尋况甫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為環經既虞卒哭乃服受服也雜記曰凡弁經其衰侈袂踰時哀衰而敬生敬則服有飾大夫士三月而葬未踰時周弁殷尋俱象祭

冠而素禮同也

孔疏居喪著喪冠麻經身服衰裳是純凶也尋常弁經以麻為環經今葬

素弁環經用葛不以麻接神不可純凶也鄭知天子諸侯者以下云有敬心焉日月踰時敬心乃生也素

弁謂素帛為弁以葛與弁經連文故云葛環經然則要帶仍用麻也天子諸侯既虞大夫士卒哭乃受服蓋大夫已上卒哭與虞其月不同士虞與卒哭同在一月也引雜記者證既服弁經其衰亦改喪服袂二尺三寸祛尺二寸則葬時既制其衰袂三尺三寸祛尺八寸是改喪服之衰也王制云夏后氏收而祭殷人畀而祭周人弁而祭故鄭知俱象祭冠也士冠禮周弁設畀夏收

通論方氏慤曰與神交之道則心主乎敬夫厭冠麻經居喪之禮也至於葬則以弁易冠以葛易麻者示敬故也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袒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比至於葬則即

遠之至矣故以神道交之

存異陸氏佃曰弁經葛在下則葛帶也經仍用麻弁
經葛而葬卿大夫已上禮知然者以下周人弁而葬
殷人冔而葬知之也喪致哀而已葬則有敬心焉弁
而葬冔而葬則其敬心益隆 陳氏澔曰敬山川之
神不敢以純凶之服交神也

案上記葛要經疏云小祥男子去首經惟餘要葛是
變必由首經始此弁經葛當如孔說首經用葛而要

帶仍用麻陸謂易要帶而首經不易非也鄭以天子
七月而葬已踰兩時諸侯五月而葬亦踰一時故曰
哀衰而敬生若大夫三月士踰月則哀心方重故士
喪無弁經葛之文陸改為卿大夫已上禮似大夫亦
然矣又此敬字鄭正從哀字推出謂非其忘哀也與
神交謂吾父母未葬奠而不祭以人道待之至葬曰
虞乃以神道待之耳陳氏謂山川之神大繆下有司
釋奠於道左主人已先歸矣孝子何嘗以弁經葛祭

山川之神

歡主人主婦室老為其病也君命食之也

歡昌悅反又常悅反為於

偽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尊者奪人易也歡歡粥也 孔氏

穎達曰此論尊者奪孝子情之法歡者親喪三日之後歡粥之時主人亡者之子主婦亡者之妻室老家之長相此三人並是大夫之家貴者為其歡粥病困故君命食疏食喪大記主婦食疏食謂既殯之後此

主婦歆者謂未殯前

通論陸氏佃曰謂親喪三日之後君命以粥歆焉故曰為其病也君命食之也據問喪云鄰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案士喪君不命故鄰里食之此言君命食之謂大夫已上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養也

養羊
尚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堂親所行禮之處室親所饋食之

處 孔氏穎達曰葬窆訖反哭於廟升堂是親平生
祭祀行禮之地主婦入於室是於親所饋食供養之
處也此謂在廟也下始云遂適殯宮故知初反哭在
廟也

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甚殷
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

封依注
音窆窆

彼驗反慤
苦角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哀痛甚也封當為窆窆下棺慤者

得哀之始未見其甚也 孔氏穎達曰在廟思想其

親而不見故悲哀為甚壙者非親存所在之處今柩至此弔者於此而來哀情質慤故云慤也 方氏慤

曰人之始死也則哀其死既葬也則哀其亡其亡則哀為甚矣故反哭之時有弔禮焉問喪曰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既封而弔者受弔於壙也反哭而弔者受弔於家也夫弔也者所以

弔其哀而已寔雖為哀然不若反哭之哀為甚此孔子所以謂殷為已慤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偕也子曰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其言蓋本諸此 陳氏澔曰賓之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當此之時亡矣失矣不可復見吾親矣哀痛於是為甚也親之在土固為可哀不若求親於平生居止之所而不得其哀為尤甚也故弔於墓者不如弔於家者之情文為兼盡故欲從周也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

首手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北方國北也 孔氏穎達曰之幽

言葬於國北及北首者鬼神尚幽闇往詣幽冥故也
殯時仍南首者孝子猶若其生不忍以神待之 方
氏懋曰三代之禮雖有文質之變至於葬之北方北
首則通而行之者皆所以順死者之反乎幽故也

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

封讀寔

正義鄭氏康成曰贈以幣送死者於壙也虞喪祭也

孔氏穎達曰既封謂葬已下棺主人以弊贈之時
祝先歸宿戒虞尸案既夕禮主人贈用制弊玄纁束
帛也士虞禮記云男男尸女女尸是虞有尸也 方
氏懋曰宿亦戒也以事戒之曰戒以期戒之曰宿祭
統言宮宰宿夫人與此言宿同義 吳氏澄曰此條
言葬後虞祭之事虞不筮尸擇可為尸者宿之 陳
氏澔曰柩行至城門公使宰夫贈玄纁束既窆則用
此玄纁贈死者於墓虞猶安也葬畢迎精而反日中

祭之於殯宮以安之也尸之為言主也不見親之形
容心無所依故立尸而使著死者之服所以使孝子
之心主於此也禫祭已前男女異尸異几祭於廟則
無女尸而几亦同矣少牢禮云某妃配是男女共尸
祭虞禮注骨肉歸土魂氣無所不之孝子謂其徬徨
三祭以安之葬矣亡矣魂氣之徬徨者杳不可即矣
祭以安之使神依乎主而儼然在上斯離者不離矣
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

反日中而虞

舍音釋

正義鄭氏康成曰視虞牲謂日中將虞省其牲也舍奠墓左以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周禮冢人凡祭墓為尸孔氏穎達曰此既窆之後事有司修虞之有司也舍釋也奠置也墓道向南以東為左孝子先反脩虞故有司以几筵及祭饌置於墓左以禮地神也反謂所使奠墓左有司歸也必用日中者是日時之正也士虞禮注云君子舉事必用辰正再虞三虞

皆用質明蓋周人尚赤大事用日出故朝葬也 吳氏澄曰既實土則主人迎精而反反哭於廟及殯宮反哭送賓畢主人沐浴畢與有司同省視虞祭所用之牲墓所之有司當主人迎精而反之後代為主人舍奠於墓左以禮地神禮畢乃歸未葬已前每日朝夕哭有奠無祭雖殷奠有盛饌亦不謂之祭也及葬後而虞則有司始謂之祭也 陳氏澔曰士之禮虞牲特豕几所以依神筵坐神之席也席敷陳曰筵

案本文兩言有司或佐主人視牲或為主人釋奠各有所司未必待釋奠之有司反而後虞當是謂主人之反因日中而虞必用是日之正故也日中以辰正之說為確故曰是日不出此葬之日或有故如日食之待變者與

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

離力智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弗忍其無所歸也 方氏慤曰弗

忍一日離其親故不待明日而後虞也

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

易音亦

正義鄭氏康成曰虞後卒哭而祭其辭蓋曰哀薦成

事

孔疏士虞禮無文稱蓋以疑之

成祭事也祭以吉為成

孔氏穎

達曰虞祭尚凶祭禮未成今既卒無時之哭唯有朝

夕二哭漸就於吉故云成事其虞與卒哭尊卑不同

雜記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

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約此天子七月

而葬九月而卒哭雜記又云諸侯七虞大夫五士三

則天子九也虞皆用柔日陰取其靜最後一虞用剛日陽取其動謂動而將祔也故士虞禮云三虞卒哭他用剛日士三虞卒哭同在一月假令丁日葬葬日而虞則己日二虞後虞改用剛則庚日三虞也三虞與卒哭相接則壬日卒哭也士之三虞用四日則大夫五虞當八日諸侯七虞當十二日天子九虞當十六日大夫己上卒哭去虞校兩月則虞祭既終不得與卒哭相接其虞後卒哭之前剛日雖多不須設祭

以正禮既成故也 陳氏澔曰始死小斂大斂朝夕
月朔朝祖贈遣之類皆喪奠也此日以虞祭代去喪
奠故曰以虞易奠 敖氏繼公曰卒哭卒殯宮之哭
也蓋未葬朝夕哭皆於殯宮卒哭之後雖存朝夕之
節然於次而不於宮故曰卒殯宮之哭也

案士虞禮別無卒哭之文雜記云士三月而葬是月
也卒哭故先儒疑卒哭即三虞也然雜記上大夫虞
用少牢卒哭用大牢是異牲異祭且異月也士三月

而葬是月卒哭士三虞止四日孔疏明言士三虞卒哭同在一月又云士虞與卒哭相接如庚日三虞壬日卒哭則卒哭之去末虞中間越一日安得以三虞即為卒哭乎儀禮記虞卒哭他用剛日鄭謂自三虞至卒哭中間有他祭亦用剛日謂之他者假設言之其義甚明鄭又言他謂不及時而葬者蓋以不及時而葬中間更不止越日有祭總謂之他耳非以不及時釋他字義也或疑卒虞後至祔每剛日必祭則太

數祔前兩月不祭又太疏不知中有月朔月半及薦新之奠皆所謂他也

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

祔音附

正義鄭氏康成曰卒哭吉祭也祔于祖父祭告於其祖之廟也 孔氏穎達曰士虞禮云卒哭之明日祔于祖父 司馬氏光曰始虞祝辭云適爾皇祖某甫告之以適皇祖所以安之故置祔於卒哭之來日

胡氏銓曰既夕禮曰卒哭明日以其班祔蓋周禮也

祔猶屬也屬昭穆之次 吳氏澄曰是日卒哭之日

虞祭猶是喪祭卒哭始是吉祭故曰是日以吉祭易

喪祭明日卒哭之次日祖父謂死者之祖考孫祔於祖昭穆
同也 陳氏澔曰祔之為言附也祔祭者告其祖父

以當遷他廟而告新死者以當入此廟也卒哭時告
於新主曰哀子某來日躋祔爾於爾皇祖某甫及時
則奉新主入祖之廟而并告之曰適爾皇祖某甫以
躋祔爾孫某甫孫必祔祖者所謂以其班也畢事虞

主復於寢三年喪畢遇四時之吉祭而後奉新主人廟也虞祭間一日而卒哭與祔則不間日

祭是日之祭為吉祭非復前此之喪祭也初虞以漸趨吉至三虞則全吉矣吉祭重敬不似喪祭倉卒簡畧一任悲哀已也三虞之明日祔於祖父有所祔斯有所歸必三虞而後祔者初虞再虞尚惆恍無憑至三虞則魂氣已安故用剛日以成之也孫必祔於祖父氏謂或祔於祖或祔於父誤

通論程子曰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祭於殯宮則哭於何處古者君薨三年喪畢吉禘然後祔因其祫祧主藏於夾室新主遂自殯宮入於廟國語言日祭月享禮中豈有日祭之禮此正謂在三年之中不徹几筵故有日祭朝夕之饋猶定省之禮如其親之存也至於祔祭須是三年喪終乃可祔也

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

末有所歸也

此必利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末無也日有所用接之 李氏格
非曰以生者之情則不忍一日離窮死者之理則不
忍一日末有所歸虞祭所以安神也故以一日離言
之接祭所以致情也故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言之
存疑孔氏穎達曰上虞卒哭及祔皆據得正禮者耳
其變而之吉祭者謂不得正禮變常禮也所以有變
者或時有迫促故事有忌諱未及葬期死而即葬者

即喪服小記所云赴葬者赴虞者三月而後卒哭彼據士禮而言速葬速虞之後卒哭之前其日尚賒不可無祭謂之為變也之往也謂既虞往至吉祭也此至於祔必於是日接者謂三虞卒哭之間剛日則連接其祭蓋以孝子不忍親一日無所依歸也此經亦據士若大夫已上赴葬赴虞之後為接祭至當葬之月終虞之祭日乃止其祝亦稱哀薦成事虞禮他用剛日此經謂之變者虞禮謂之他其義一也鄭注虞

禮云他謂不及時而葬者

辨正吳氏澄曰變亦易也接相連不間也變而之吉即上文所謂以吉祭易喪祭也此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即上文所謂明日祔於祖父也言喪祭變而趨吉祭自卒哭始相比逮及祔祭必於此卒哭之日相連接而不間斷者不忍使親之神一日無所歸也蓋卒哭之末有餞禮送神適祖廟矣翼早急宜就祖廟迎奉其神若用虞祭之例相隔一日而始祔祭則卒

哭後祔祭前此一日親之神無所依歸孝子不忍故
祔祭必與卒哭之日相連接而不間日也蓋以神魂
離殯宮適祖廟不可使之一日無歸也注疏以變為
非常禮之祭謂速葬速虞者於卒哭前再有非常之
祭考之經傳未見明據 教氏繼公曰他者變易之
辭不用柔日而別用剛日故曰他

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

正義鄭氏康成曰孔子善殷蓋期而神之人情也

吳氏澄曰殷練而祔者練之次日乃祔於祖廟周人雖於卒哭之後祔祖然祔後練前有朝夕哭仍就殯宮蓋朝夕哭者孝子哀親之不存而哭非謂其神之在此而哭也 陳氏澔曰孝經曰為之宗廟以鬼享之孔子善殷之祔者以不急於鬼其親也

存疑呂氏大臨曰禮之祔祭各以昭穆之班祔於其祖既除喪而後主遷於新廟故謂之祔左氏傳云君薨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周人未葬莫於

殯虞則立尸有几筵卒哭而祔祔始作主至除喪然後主遷新廟以時而烝嘗禘焉不立主者其祔亦然士虞禮及雜記所載祔祭皆是殷人練而祔則未練已前猶祭於寢有未忍遽改之心此孔子所以善殷辨正朱子曰孔子之言萬世不可易矣况期而神之之意揆之人情亦為允愜但其節文次第今不可考而儀禮之書自始死以至祥禫其節文度數詳焉故溫公書儀亦從之鄭氏說凡祔已反於寢練而後遷

廟左氏亦有特祀於主之文則古人之祔固非遂徹
几筵也開元禮高氏既非之然如其自為說大祥徹
靈座明日祔廟中間一夕既無所歸矣恐不若且從
儀禮也又曰穀梁但言壞舊廟不言遷新主安知非
練遷舊主三年納新主耶 又曰必先遷高祖之主
於夾室然後可改釁其廟而納祖主必遷祖之主於
高廟然後可改釁其廟而納新祔主

案殷周之禮當以孔子所善為主漢唐諸說當以朱子

所論為宗今由夫子所論而參之諸經通之諸說記言喪者不祭左氏言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周禮言王有大故則宗伯攝祭王制言植杓禘禘禘嘗禘烝蓋三年喪殯宮之祭王自主之故言特祀於主宗廟三禘皆宗伯攝之故言烝嘗禘於廟及喪者不祭且春不禘則無從遷廟猶特祀於主必至烝嘗禘之禘乃遷故烝嘗禘乃言於廟也穀梁言練而壞廟是王小祥奉新主祔於祖祔祭竟仍還殯宮宗伯於後第一禘告當遷於羣祖

因留高祖之主於夾室既遷壞高祖廟復新之以待祖
主之入第二祫因遷祖之主入於高廟既遷壞祖廟復
新之以待新主之入若諸侯則夏禘一牲一祫其年止
二祫耳至三年喪畢乃奉新主入於禰廟然亦必因夏
之大禘冬之大烝始與羣祖合食蓋主之必遷者義之
公故臨之以大祖而行之以攝祭之宗伯祔者仁之道
故祔於祖而行之以嗣位之孝王且因祫而遷則昭穆
主皆入大祖之室而因留當遷之高祖隨諸祧主入於

夾室則遷之有禮而無迫促之嫌而後壞廟新廟以次

遞遷皆有節文而無急猝之失新主既入廟乃除靈座
自不至一日末有所歸故服虔云三年已前不得遷廟
三年喪畢則遭烝嘗行祭而遷廟也若三年喪畢而
當春植則新主未可遽入俟夏禘始行之則靈座雖
禫未可除故徐邈云三時皆可禘而服終無常喪畢
則隨烝嘗禘之時以禘而杜預遂以為禘禘為遷主
之祭范甯謂三年喪畢致新死之主於廟曰禘許慎

謂三年喪畢則禘於大廟以致新死者杜佑謂禫祭
後乃禘來年禘於羣廟諸說所自來也夫禘之節次
如此則練而祔正得其中而周人之卒哭而祔太早
矣孔子善殷其從殷哉如此則虞祭不用適爾皇祖
之文必至練祭乃用之也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喪
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

茢音列又音
例惡烏路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桃鬼所惡茢萑苕可掃不祥為有

凶邪之氣也生人則無凶邪 孔氏穎達曰此論君

臨臣喪之禮君臨臣喪則以巫執桃祝執芻又使小
臣執戈若往臨生者但有執戈無巫祝桃芻之事故
云異於生也案喪大記大夫之喪將大斂君往巫止
於門外祝先入又士喪禮大斂而往巫止於廟門外
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此皆大斂之時小
斂及殯更無文明與大斂同也直言巫止無桃芻之
文則去桃芻可知也喪大記雖記諸侯禮明天子亦

然然人之喪有死散之道人之所惡故難言也又曰
天子臨臣喪未襲巫祝桃茢執戈三者具諸侯臨臣
喪未襲巫止祝執茢小臣執戈既襲之後斂殯以來
天子諸侯同巫止祝代之無桃茢士未襲以前君不
親弔大斂君來亦止巫去桃茢 陳氏澔曰君使臣
以禮死而惡之豈禮也哉然人死斯惡之矣故喪禮
實有惡死之道焉先王之所不忍言也

存疑劉氏故曰君臨臣喪以桃茢先非禮也周之末

造也事之斯為臣焉使之斯為君焉君臣之義非虛加之也寄社稷宗廟人民焉爾故君有慶臣亦有慶君有戚臣亦有戚君於其臣亦然故臣疾君親問之臣死君親哭之所以致忠愛也若生而用死而棄生而厚死而薄生而愛死而惡是教之背死也苟背死而忘生則不足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施之於人者不變於存亡然後人之視其亡猶存矣則夫桃茢胡為乎諸臣之廟哉

辨正姚氏舜牧曰死與生自不同惡生於所畏故為之祓除

案人死斯惡之非惡此死者惡其凶穢之氣也姚氏惡生於所畏一語甚精桃茢執戈正釋人疑畏之心而使君得盡愛盡禮於臣也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后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

朝直
遠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朝謂遷柩於廟 孔氏穎達曰此

論殷周死者朝廟之事喪之朝也謂將葬以柩朝廟也夫為人子之禮出必告反必面今將葬以車載柩而朝於廟是順死者之孝心也又死者神靈悲哀棄離其室故至於祖考之廟辭而後行

通論孔氏穎達曰殷人尚質敬鬼神而遠之死則為神故朝而殯於祖廟周則尚文親雖亡歿猶若存在不忍便以神事之故殯於路寢及朝遂葬

祭殷殯於廟故未殯先朝周殯於寢故朝而後葬此

神道人道之別

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

殉辭
俊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神與人異道則不相傷殺人以衛死者曰殉殆幾也用其器者漸幾於用人也 孔氏穎達曰此錄孔子善古非殷周之事謂夏為明器知死喪之道焉以孝子之事親不可闕故備其器物若似生存鬼神異於人故物不可用孔子既論夏家之

是又言殷代之非謂用生者之祭器而供死者近於用生人而殉死人也 方氏慤曰喪之為道所以致之於死生之間明器者若前經所謂竹不成用瓦不成味之類是已

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備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芻初拘反
備音勇

正義鄭氏康成曰明器所以神明死者異於生人也

芻靈束茅為人馬謂之靈者神之類俑偶人也
有面目機發有似於生人孔子善古而非周
孔氏穎達曰既言殷代又將言周用偶人非禮故先言塗車芻靈自古帝王制而有之豈不可為用故云明器之道也
前言用殉是已死之人形貌不動與器物相似故言用殉此言用人謂生人入壙今俑者形貌發動有類生人故云用人周初即用偶人故冢人職言鸞車象人司農注云象人謂以芻為人鄭注引此謂為俑

者不仁是象人即俑人也 王氏安石曰生者之器用器非祭器也 黃氏震曰明器備而不可用芻靈似而不為人後世明器改而用生者之器芻靈改而用木偶之人故流而至於用生人殉死者之葬孔子推其漸而哀之 孫氏奭曰埤蒼云木人送葬設闕而能踊跳故名之曰俑象人而用故後有秦穆以子車氏三子為殉 陳氏澔曰塗車以泥為車也

案孔謂殷用生器周用俑亦無據觀鄭司農注冢人

職象人猶以芻靈釋之可見



欽定禮記義疏卷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朱依魯

騰錄監生臣夏毓圻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十三

四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四百七十六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十三

檀弓下第四之二

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
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

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

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為舊君於偽反與音餘膝
音悉隊又作墜直媿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舊君反服謂仕焉而已者穆公

魯哀公之曾孫

孔疏世本哀公生悼公寧寧生元公
嘉嘉生穆公不行案穆公名顯蓋

不行即顯字
二合聲也

子思言放逐之臣不服舊君也為兵主

來攻伐曰戎首

孔氏穎達曰此論不為舊君著服

之事反服實亦兼三諫未絕及有故出在他國者故
下子思云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是也

通論孔氏穎達曰案喪服齊衰三月章為舊君凡三
條其一云為舊君及君之母妻傳曰仕焉而已者也
注云謂老若有廢疾而致仕者兼服其母妻其二大

夫在外其妻及長子為舊國君注云在外待放已去者傳云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此則大夫不為服惟妻與長子為舊君耳其三為舊君注云大夫待放未去者傳曰大夫去君掃其宗廟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注云以道去君謂三諫不從者言爵祿尚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已絕則不服也鄭注此言仕焉而已者止取喪服第一條為正耳然則去仕他國已絕之後不服舊君而雜記違諸侯之大

夫不反服則違諸侯之諸侯得為舊君服者蓋謂不
便其居或辟寇讐不得在國者如孟子對齊宣王為
舊君反服正與雜記同也鄭注放逐之臣放則宣元
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於衛是也逐者春秋諸侯大
夫言出奔是也 陳氏祥道曰義起於情之所及而
不起於情之所不及禮生於義之所加而不生於義
之所不加故因情以為義而義所以行情因義以為
禮而禮所以行義人臣之去國有為舊君之服者有

不為舊君之服者凡視情與義何如耳 姚氏舜牧

曰戎首寇讐之意子思孟子皆有激乎言之欲其君
之反悟也君使臣以禮進退之間誠不可不盡其道
案儀禮喪服為舊君齊衰三月此疏所引以道去君
而未絕說即子夏傳也曰以道去曰未絕則此外原
有不為之服者但非為臣者所可藉口也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為君何食敬子曰食
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

不聞矣勉而為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

瘠在益反夫音扶食食上如字下音嗣

正義鄭氏康成曰昭子康子曾孫名強敬子武伯之子名捷敬子言鄰國皆知吾等不能居公室以臣禮事君也三臣謂仲孫叔孫季孫氏存時不盡忠喪又不盡禮非也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 胡氏銓曰勉而為瘠言中心無哀戚之實而外貌勉強為毀瘠也情實也 陳氏澔曰敬子言我三家不能居公室以

臣禮事君四方皆知之矣勉強食粥為毀瘠之貌我雖能之然豈不使人疑我非以哀戚之真情而處此瘠乎不若違禮而食食也 吳氏澄曰禮父母之喪三日後食粥卒哭始疏食事君方喪三年蓋嘗與喪父母同故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食食不食粥非也禮小祥則飯素食

案敬子此語似深憤季氏平日之不臣而其言之悖抑甚矣宜曾子以出辭氣斯遠鄙倍深戒之哉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經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經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

正義鄭氏康成曰司徒官氏

案官氏以官為氏也

公子許之後

皆以朋友之禮往而二人異 孔氏穎達曰此論朋友相弔必候主人改服乃經之事知是朋友者凡弔者主人成服則客乃服弔經今主人始小斂未成服而已便出著經故知有總之恩隨主人變如五服親

又與前子游裼裘弔朋友同也凡弔筭經環經之屬此雖不云帶凡單云經則知有帶也如為師二三子皆經而出及朋友羣居則經皆是包帶之文 陳氏
澔曰主人未小斂則弔者未改服子夏經而往非也
子游則中於禮矣

案士喪禮小斂奉尸俛於堂主人即位踊襲經於序東是小斂改服也弔者以之為節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

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個遣車七

乘大夫五個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

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遣弃
戰反

乘繩證反个古賀
反焉知焉於虔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禮者敬而已矣有若以其大儉逼

下非之及墓而反言其既窆則歸

孔疏知既窆者晏
子雖為儉約不應

柩未入壙則歸
故云既窆也

不留賓客有事也

孔疏既夕禮乃窆
主人哭踊無算襲

贈用制帶拜稽顙踊如初卒袒拜賓賓出則拜送藏
器加見藏以芑筭加抗席抗木實土主人拜鄉人乃

反哭今晏子既寔贈幣拜稽顙訖則還人臣賜車不復拜賓及送賓之事此皆是儉失禮

馬者乃得有遣車

孔疏案士喪禮無遣車諸侯之士一命而曲禮云三賜不及車馬故

諸侯之士無遣車

个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雜記曰遣車

視牢具曾子言時齊方奢矯之是也 孔氏穎達曰

此論晏子故為非禮以矯齊之事狐裘貴在輕新而

晏子一裘三十年其父晏桓子是大夫諸侯之大夫

雖未三命以其位尊得有遣車五乘而晏子止以一

乘葬其父有子更舉國君大夫正禮以證之七个五

个謂以牲體折為七段五段以七乘五乘遣車載之

也 葉氏夢得曰君子言行應乎時猶權衡之應物

也齊之奢久矣晏子示以儉蓋應時也 吳氏澄曰

大夫遣車五乘者所藏多費時久實土晚則反哭遲

今晏子止用遣車一乘及墓藏之其禮簡費時不多

實土早則反哭早也又曰曾子言禮之本故以其恭

敬而謂之知禮有子言禮之文故以其儉不中禮而

謂之焉知禮二子之言皆是也然曾子前云恭敬則

許其知禮後云示儉則不許其為禮曾子之言未嘗

偏也 陳氏澔曰曾子以禮以恭敬為本有若以狐

裘三十年儉於已也遣車一乘儉其親也禮寔後有

拜賓送賓等禮寔訖即歸儉於賓也三者皆儉而失

禮大夫以上皆大牢士少牢个包也凡包牲皆取下

體每一牲取三體前脰折取臂臠後脰折取骼少牢

二牲則六體分為三个大牢三牲則九體大夫九體

分為十五段三段為一包凡五包諸侯分為二十一

段凡七包天子分為二十七段凡九包每遣車一乘

則載一包也

案孔疏謂諸侯七包每包七個以九體分四十九段大夫五包每包五個以九

體分二十一一段與此說異但據本文七個七乘五個五乘似陳即以包為個得之或包中分段如孔說耳

曾子主權有子主經是以二端之論不合

存疑鄭氏康成曰遣車之差大夫五諸侯七則天子

九諸侯不以命數喪數略也 孔氏穎達曰案大行

人上公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今總云五乘故云

喪數略

案遣車之數服虔云天子十二上公九侯伯七子男
五各如命數鄭云喪禮質略不以命數天子九諸侯
七大夫五士三諸侯之大夫士與天子之大夫士同
案喪禮復之人襲之衣皆以命數且雜記明言遣車
視牢具周禮餼饗牢腥牢飪牢皆以命數遣車視此
非以命數而何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
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曰噫

母曰我喪也斯沾爾專之賓為賓焉主為主焉婦人從

男子皆西鄉

相息亮反鄉許亮反噫一作意同于其反母音無斯音賜沾依注音覘勅廉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國昭子齊大夫夫子孔子也西鄉

東鄉夾羨道為位也噫不寤之聲毋禁止辭

孔疏昭子不悟

禮意禁止子張

斯盡也沾讀曰覘視也國昭子自謂齊之大

家有事人盡視之

孔疏昭子言當更別為禮

欲人觀之法其所為

也專猶同也

案專訓同雖不若陳說之自然亦得備一義並存之

時子張相同

西鄉非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葬之在壙男女面位

之事 方氏慤曰禮之辨異尤重於男女之際雖喪紀憂遽之中亦莫不各正其位焉故自始死以至於葬男子則西鄉而位乎東婦人則東鄉而位乎西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為相固嘗行之矣而國昭子徒為賓主之辨曾無男女之別則其失禮也不已甚乎

陳氏澔曰昭子葬其母以子張相禮故問之禮主人男子皆西鄉婦人皆東鄉而男賓在眾主人之南女賓在眾婦之南禮也昭子聞子張之言歎息而止之

言我為大夫齊之顯家今行喪禮人必盡來覘視當有所更改以示人豈宜一循舊禮爾當專主其事使賓自為賓主自為主可也於是昭子家婦人既與男子同居主位而西鄉而女賓亦與男賓同居賓位而東鄉矣此記禮之變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為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

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

禮矣夫

扶夫音

正義鄭氏康成曰喪夫不夜哭嫌私情勝也以為賢人蓋見其有才藝也未嘗就公室言未嘗與到公室觀其行也季氏魯之宗卿敬姜有會見之禮內人妻妾也孔氏穎達曰此論喪夫不夜哭并母知子賢愚之事曠猶疏薄也言此子平生必疏薄於朋友賓客故未有感戀出涕者上云晝夜哭此不哭者謂暫

時也家語云文伯歎卒其妻妾皆行哭失聲敬姜戒之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內者女死之今吾子早夭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供祭祀者無加服孔子聞之曰女智莫若婦公父氏之婦知禮矣方氏慤曰經曰寡婦不夜哭遠嫌之道不得不然曠言虛其道而不行行哭者行哭泣之時也陳氏澔曰哭夫以禮哭子以情皆中節矣故孔子美之

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

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為陳於斯命徹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褻衣非上服陳之將以斂也敬姜

言四方之賓嚴於舅姑敬姜者康子從祖母

孔疏案世本悼

子紇生平子意如意如生桓子斯斯生康子肥世本又云悼子紇生穆伯靖靖與意如是親兄弟意如是康子祖穆伯是康子祖之兄弟敬姜是穆伯之妻故云康子從祖母也

秦氏繼宗曰

陳褻衣蓋未襲斂之時不飾謂衣褻衣也婦人生時必飾而後見舅姑今喪則有四方之賓來安可以褻衣見故命徹之

案士喪襲斂陳衣祿衣散衣俱非上服此褻衣當在祿衣散衣之外禮所不當陳者故敬姜斥之耳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子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

設萋翬為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
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
舍也為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

也去羌呂反徑古定反陶徒刀反咏音詠猶依注作搖
音遙慍紆運反辟婢亦反惡烏路反倍音佩絞戶交

反衾音欽萋音柳翬所甲反
食音嗣舍音捨訾似斯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喪之踊猶孺子之號慕也微情謂
節哭踊以故興物謂衰經之制直情徑行謂哭踊無
節衣服無制也禮道與夷狄異陶鬱陶也案鬱陶憂
之甚而氣

不得伸此注誤蓋陶和
樂之貌詩君子陶陶

咏謳也猶當為搖謂身動搖

秦人猶搖聲相近舞謂手舞之愠猶怒也戚憤恚也
歎吟息也辟拊心踊躍也舞踊皆有節乃成禮無能
心謂之無所復能也絞衾尸之飾萋翣棺之飾周禮
萋作柳將行將葬也葬有遣奠食反虞之祭也舍猶
廢也訾病也 孔氏穎達曰此子游言制禮有節之
事有子言我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欲去此踊節直
似孺子慕者足矣言孝子之情於此即是何須用哭

踊之節微情者微殺也言賢者喪親必致滅性故制使三日而食哭踊有數以殺其內情使之俯就也以故興物者興起也不肖者無哀情故為哀經使其覩服思哀起情企及也若直肆已情而徑行之無哭踊節制乃是夷狄之道中國禮道不如是也人喜則斯陶以下極言哀樂之本外境會心之謂喜斯語助也陶心初悅而未暢之意情暢則口歌咏之歌咏不足漸至搖動身體乃至起舞足蹈手揚樂之極也外境

違心之謂愠愠斯戚者怒來觸心故憤志起也憤志轉深因發吟息歎息不泄故至撫心撫心不泄乃至跳踊奮擊哀之極也今若品節此二塗使踊舞有數則能久長故云此之謂禮品階格也節制斷也上明辟踊之節此明飾喪及奠祭之事人身既死形體腐敗以其恐惡之故制絞衾設萋翣以飾之欲使人勿惡也以其恐倍之故始死設脯醢之奠至於葬將行又設遣奠而送之既葬反哭設虞祭以食之未曾見

死者饗食之然自上世以來未有舍此而不為者為
使人勿倍其親故也故子之所譏刺於禮有踊節者
亦非禮之病害也初有若止譏踊節子游既言生者
節哀遂說死者加飾備言禮之節制與夷狄不同也

吳氏澄曰孺子慕與前之孺子泣同謂真情而無
節文也有子以人之哭踊皆其哀慕之真如其情可
也有子質厚而禮學疏子游精於禮學故詳言聖人
制禮之意以告之過而不為之限節以減殺之俾直

伸其情則或甚哀而至毀滅不及而不示之形跡以
興起之俾徑捷而行則或全不哀而反歡嬉此乃戎
狄之道也聖人制禮之道則不如此 陳氏澥曰壹
猶常也有子言喪禮之有踊我常不知其何為而然
我久欲除去之矣今見孺子之號慕若此則哀情之
在於此踊亦如此孺子之慕也夫先王制禮使賢者
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慮賢者之過於情也故
立為哭踊之節所以殺其情故曰禮有微情者微猶

殺也慮不肖者之不及情也故為之興起哀經之物
使之睹服思哀故曰有以故興物者此二者皆制禮
者酌人情而為之也若直肆已情徑率行之或哀或
不哀漫無制節則是戎狄之道矣中國禮義之道則
不如是也太古無禮或以其死而惡之以其無能而
倍之聖人制禮之初意止為使人勿惡勿倍而已絞
衾以飾其體萋翣以飾其棺則不見死者之可惡矣
始死即為脯醢之奠將葬則有包裹牲體之遣既葬

則有虞祭之食何嘗見死者享之然報本反始之思自不能已豈復有倍之之意乎先王制禮深意如此秦氏繼宗曰有子之言乃賢者過之之事子游則禮之中也

存疑孔氏穎達曰如鄭此禮本凡有九句首末各四正明哀樂相對中央舞斯愠一句是哀樂相生若舞無節形疲厭倦事與心違所以怒生故曲禮云樂不可極夫喜而不節自陶至舞俄頃而愠生怒而不節

從戚至踊踊極則笑故夷狄無禮朝殯夕歌童子任

情倏啼歛笑而鄭諸本亦有無舞斯愠一句者鄭又

一本云舞斯蹈蹈斯愠凡十句盧本亦有舞斯愠句

王本又云人喜則斯循循斯陶與盧鄭不同 陸氏

德明曰舞斯愠一句并注皆衍文 劉氏敞曰案人

舞宜樂不宜更愠又不當漸至辟踊此中間有遺文

矣蓋本曰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

蹈矣人悲則斯愠愠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

自喜而下五變而至蹈自悲而下亦五變而至踊也
胡氏銓曰猶若所謂君子蓋猶猶之謂

辨正陳氏澔曰舞斯愠一句終是可疑今且據疏劉
氏欲於猶斯舞之下增一矣字而刪舞斯愠三字今
亦未敢從

案本文是論喪之宜有踊而以喜之舞蹈形之斷以
悲喜兩開為是舞斯愠句中脫蹈矣人悲則五字耳
況鄭他本又有舞斯蹈無舞斯愠為據乎若謂中間

一句哀樂相生則此孺子之慕豈因舞蹈之過而來
下言絞衾萋萋豈歌舞羽籥之變必用此邪孔疏添
踊則笑相對更支

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大宰嚭使於師夫差謂
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
師也者則謂之何大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
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
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敵邑之罪又矜

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

還音旋竟音境大音奉詔普彼反使色吏反夫差夫音扶差初

佳反盍戶臘反與音餘

案洪氏說則兩

大宰詔當作行人儀行人儀當作大宰詔

正義鄭氏康成曰吳侵陳以魯哀元年秋

孔疏左傳吳子光伐

楚使召陳懷公逢滑曰楚未可棄吳未可從懷公不從吳召哀公元年吳克越乃修先君之怨

祀神

位有屋樹者厲疫病也大宰行人官名也

孔疏周禮有大宰卿

一人又有大小行人

案

夫差吳子光之子盍何不

春秋吳宋有大宰他國無

也嘗猶試也夫差脩舊怨庶幾其師有善名也獲謂

繫虜之二毛鬚髮斑白欲微切之

孔疏謂譏切斬祀殺厲

故其

言似若不審然止言殺厲重人也

孔疏若不殺但子

子

謂所獲民臣矜而赦之又微勸之終其意

孔疏微切之欲吳哀

矜又言反地歸子豈無有善名乎是終竟其欲哀矜之意也

吳楚僭號稱王

吳

氏澄曰夫差內行惡事而外欲得善名故令大宰嚭

問陳行人謂衆人稱我此行之師其名謂何名之以

殺厲之師者欲吳人耻其名之惡而改悔也吳大宰

果有反地歸子之言則陳行人乘其好名之心而甘

言誘勸之也

陳氏澔曰陳善於辭令故能救敗亡

之禍

存疑孔氏穎達曰此大宰詒與吳大宰詒名號同而人異也

辨正洪氏邁曰案詒乃吳夫差之宰陳遣使者正用行人則儀乃陳臣也記禮者簡策差互故更錯其名當云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使大宰詒問之乃善忠宣公作春秋詩引斯事亦嘗辨正云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

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

正義鄭氏康成曰顏丁魯人從隨也慨僊貌 孔氏

穎達曰此論孝子居喪哀殺有漸之事皇皇猶彷徨
如所求物不得上檀弓云始死充充如有窮謂形貌
窮屈亦彷徨求而不得之心彼此各舉其一殯後容
貌望望焉如有從逐人後行而不及之上檀弓云既
殯瞿瞿如有求而不得與此亦同但始死據內心所
求殯後據外貌所求也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

者上殯後云從而不及似有可及之理此謂既葬之後中心悲慨如不復可及所以文異也上檀弓云既葬皇皇如有望而不至此謂既葬慨焉如不及亦同也始死皇皇者是皇皇之甚故云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是輕故云望而不至此既葬則止上檀弓葬後更說練祥故云練而慨然祥而廓然但親之死亡哀悼在心初則為甚已後漸輕皆有求而不得望而不及但所據有淺深耳殯後雖據外貌亦由哀在內

心但稍輕耳故鄭注上檀弓云皆哀悼在心之貌

方氏慤曰皇皇言心無所依望望言身無所跂此淺深之別也反而息言葬反而亡於是為甚心與形俱息也 陳氏澔曰始死形可見也既殯柩可見也葬

則無所見矣如有從而弗及似有可及之處也葬後則不復如有所從矣故但言如不及其反又云而息者息猶待也不忍決忘其親猶且行且止以待其親之反也蓋葬者往而不反然孝子於迎精而反之時

猶如有所疑也 彭氏絲曰望望則舒於皇皇慨焉
又舒於望望

案如不及其反而息似當作一句讀謂既葬而歸在
途猶如望親之偕反不及其反而欲息以待之所謂
其反也如疑之意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
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正義鄭氏康成曰時人君無行三年之喪禮者子張

問有此與怪之也謹喜悅也言乃喜悅則民臣望其
長久冢宰天官卿貳王事者三年之喪使之聽朝

孔氏穎達曰此論世子遭喪冢宰聽政之事無逸作
言乃雍雍謹字相近義得兩通 方氏慤曰天子之

適子曰太子於天子亦稱世子者則以世天下言之
耳故稱王以別之 陳氏澔曰言乃謹者命令所布
人心喜悅也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

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
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
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
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
大矣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
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
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
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

而揚解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于今

既畢獻斯揚解謂之杜舉

知音智李調左傳作外嬖嬖叔調如字蕢苦怪反飲於鴈

反曩乃黨反樂如字為于偽反匕必季反共音供與音預防音房解之豉反字林音支

正義鄭氏康成曰悼子晉大夫荀盈

案陳澔集說作荀瑩誤瑩知武

子非悼子也

魯昭公九年卒平公晉侯彪也侍與君飲也

鼓鐘樂作也杜蕢或作屠蒯安在怪之也杜蕢三酌

皆罰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

孔疏尚書云甲子昧爽至於殷郊又史記

云兵敗紂自焚死是紂甲子死也左傳昭十八年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弘曰毛得必亡

是昆吾稔之日也詩云韋顧既伐昆吾夏桀二者同
誅昆吾既乙卯亡明桀亦乙卯被放也案亡亡國
也陳澔以為王者謂之疾日不以舉樂為吉事所以
死亦非也

自戒懼雜記曰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
舉樂是人臣喪重於疾日大師典奏樂詔告也近臣
當規君疾憂為一飲一食言調貪飲食褻嬖也防禁
放溢也平公聞義則服揚解舉爵於君也毋廢斯爵
欲後世以為戒此爵遂因杜蕢為名皇氏侃曰非
刀匕是共非不也杜蕢言各憂其事宰夫不以刀匕

是共乃又敢與諫爭越官侵職是以飲也至于今為

記之時 孔氏穎達曰此論君有大臣之喪不得有

作樂飲酒之事鼓猶奏也調是嬖褻之臣唯貪求一

飲一食忘君違禮之疾而不諫是以飲之也謂之杜

舉表明此爵實杜蕢所舉也案左傳昭公九年文與

此小異 聶氏崇義曰三升曰解 陳氏澔曰桀紂

異代之君悼子同體之臣故以為大於子卯詔告也

罰其不告之罪也至今晉國行燕禮之終必舉此解

秦氏繼宗曰坐跪也

通論陳氏祥道曰先王制為喪臣之禮於服則衰經於膳則不舉於樂則弛縣以至與斂往弔莫不盡禮是以叔弓之卒隱公不與斂仲遂之卒宣公猶繹而萬入君子非之然則悼子之未葬平公飲酒至於鼓鐘其可乎此杜蕢所以升酌而譏之也非杜蕢不能改平公之過於羣臣不言之際非平公不能彰杜蕢之善於後世皆禮之所與也

存異鄭氏康成曰飲酒與羣臣飲也燕禮記曰請旅

侍臣燕禮賓入門奏肆夏既獻而樂闋獻君亦如之

在寢謂燕於寢

孔疏賓初入門奏肆夏也燕禮記云燕朝服於寢故知燕於寢

禮揚

作媵揚舉也媵送也揚近得之

孔疏燕禮獻君之後行酬之初媵爵者洗

象解升實之序進坐奠於薦南是舉爵於君也揚媵義得兩通

畢獻獻君與賓也

案此特偶然飲酒注疏以燕禮言非也燕飲羣臣無

二人獨侍之理燕禮賓主獻酢後小臣請媵爵者公

命長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此燕禮之正非因杜

蕢揚解而後有此只晉國君常燕之終耳不必以燕禮附合

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隣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粥音祝
難乃旦

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案

世

本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左傳作公叔發拔字音之似今論語注作公孫枝又拔字之訛也謚

者行之迹有時猶言有數也大夫士三月而葬君靈

公也衛國有難謂魯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

也時齊豹作亂公如死烏班制謂尊卑之差也後不

言貞惠者文足以兼之 孔氏穎達曰此論請君誅

臣之謚法生存之日君呼其名今死將葬故請所以

誅行為之作謚易代其名者案謚法愛民好與曰惠

外內用情曰貞道德博聞曰文既有道德則能惠能
貞故鄭云文足以兼之 方氏慤曰脩其班制以與

四鄰交非博聞者不能故曰不亦文乎班制者班言
上下之序制言多寡之節脩其班制故可以與四鄰
交衛之社稷得以不辱班制古所有也文子特因其
壞而脩之耳 陳氏澔曰據先後則惠在前論大小
則貞為重故不曰惠貞而曰貞惠 秦氏繼宗曰脩
其班制脩內之政也與四鄰交脩外之政也社稷不

辱總承上二項班者列國往來盟會尊卑之班次也
以侯國之爵言制者列國用物行禮多寡之數也以
朝聘之幣言脩班制何等國體燦然交四鄰何等儀
則詳明皆由他心中經緯發出來故曰文

餘論胡氏銓曰春秋書歸粟譏人臣私惠作福文子
不佐其君賑窮而私為粥不可也以死衛君於經傳
不見據史鮑勸文子執臣禮則文子嘗不臣矣文子
欲葬瑕丘恐不能脩班制

案古無二謚論語公叔文子子言可以為文未嘗謚
貞惠春秋左傳無以二字謚者戰國時周乃有威烈
王慎覲王楚有頃襄王秦有孝文王莊襄王一字不
足加以二字周之末失也不應此時有以三字謚者
又考公子荆字南楚死烏之難荆衛公以肩受矢後
謚曰貞或易名同一時而記者得之傳聞并以屬之
文子與文子實無以死衛君事也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

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

喪而沐浴佩王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

為有知也

駘大來反
適丁歷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駘仲衛大夫石碣之族六人莫適

立故卜為後者沐浴佩玉則兆言齊潔則得吉兆

孔疏

掌卜之人
謂之也

石祁子心正且知禮

案祁子衛懿公時人
左傳公與石祁子珉

日以此贊國謚法
治典不殺曰祁

孔氏穎達曰此論兆龜知賢知

之事所以有卜者昭公二十六年左傳云年鈞以德

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居親之喪必衰經惟
悴安有沐浴佩玉者乎言不可 方氏慤曰曲禮曰

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是非有創瘍不
可沐浴玉藻曰凡帶必有佩玉惟喪否是非去喪不
可佩玉矣沐浴佩玉是忘親忘禮也惟石祁子不忍
為之卜者以求吉為主故經以兆言吉也 陳氏祥
道曰五人者有意於得而不兆祁子無意於得而兆
故衛人以龜為有知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於是弗果

用

亢音剛又苦浪反養羊尚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子車齊大夫

孔疏左傳昭二十六年及齊師戰於炊鼻

魯人將擊子車

子亢子車弟子下謂地下子亢度諫

之不能止以斯言拒之已猶止也果決也 孔氏穎

達曰此論殉葬非禮之事子亢既云殉葬非禮也又云妻宰最親當須侍養若得休已不須侍養吾意欲休已若必須為殉葬則吾欲以妻與宰二子為之

陳氏澔曰宰即家大夫也但言非禮未必能止之今以當養者為當殉則不期止而自止矣方氏慤曰以生者而從之於死則不仁於死者而養之以生則不知非君子之所當為也子亢以義拒之不亦宜乎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

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

其財斯之謂禮

啜昌劣反斂力檢反
還音旋稱尺證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還猶疾也謂不及其日月 孔氏

穎達曰此論孝子事親稱家有無之事啜菽以菽為

粥而啜之

吳氏澄曰至貧之家以菽一掬米
一二十粒煮湯一盂謂之啜菽

飲水更

無餘物也速葬無槨材但以衣冠斂首及足形體不

露此之謂禮 陳氏祥道曰君子之於親養在志不

在體葬在誠不在物苟養在體不在志則雖三牲不

足以為孝在物不在誠則雖醢醢百甕不足以為禮
方氏慤曰子路於生日養於死曰禮則知所謂禮
者喪葬之禮孔子變養言孝主盡其歡言之也盡其
歡者存乎情故以孝言稱其財者存乎物故以禮言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柳莊
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勒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
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

從才用反羈
音基勒丁歷

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獻公以魯襄公十四年出奔齊二

十六年復歸於衛

孔疏事並見左傳

欲賞從者以懼居者柳

莊言從守若一有私則生怨鞫紂也

孔疏左傳云獻公使人責太叔

儀故鄭知以懼居者

孔氏穎達曰此論衛君歸國不合私賞

從者之事

方氏慤曰羈以絡馬鞫以控馬從君而

奔故以執羈鞫言之

通論陳氏祥道曰楚昭王賞從亡而及於屠羊說晉文公賞從亡而辭見守藏者衛獻公厚從亡而及郊

將班邑是皆徇於私而不知公蔽於邇而不知遠也
蓋居者守君之社稷行者執君之羈勒勞逸雖殊而
功之所施則一其可厚此而薄彼哉此柳莊所以諫
獻公也

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
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
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祔之與之邑裘氏
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

革本又作急居

力反襚音遂縣
音玄潘音干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革急也請於尸急弔賢者也脫祭服以襚臣親賢也所以以此襚之者以其不用襲也

孔疏士喪禮君襚衣不用襲為近尸事襲也

凡襚以斂

孔疏庶襚以小斂君襚以大斂

與

之邑與縣所以厚賢也表縣潘邑名

孔疏表氏及縣潘氏二邑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君急弔臣之事柳莊寢疾其家以告公報之曰若疾急雖當我祭必須告也其後柳莊果當公祭之時卒而來告公祭事雖了與尸為禮未

畢故再拜稽首請於尸也按禮君入廟門全為臣請尸得言寡人者是作記者之言也按士喪禮君使人祔不云祭服今得以祭服祔者諸侯玄冕祭於廟大夫自玄冕以下以俱是玄冕故得祔也 黃氏震曰當祭而告疾急則失之遽不釋服而往祔則近乎褻獻公為之君子不以為非者恕其有尊賢之心也

餘論吳氏澄曰柳莊惟有諫班邑於從者一事可取他無事實不見其賢否何如其為獻公所親厚安知

非以從亡之私愛而然與 陳氏澔曰此雖見國君
尊賢之意然棄祭事而不終以諸侯之命服而禘大
夫書封邑之券而納諸棺皆非禮矣

案曾子問大夫之祭廢者九外喪自齊衰以下皆行
以準君禮則臣既無服其視外喪齊衰何如乃廢祭
而往乎據孔疏云祭事已了與尸為禮未畢則繹祭
也正祭後又有繹祭繹而賓尸則專與尸為禮孔云
祭事已了豈繹祭畢而賓尸故稱寡人且可徹之而

往乎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已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况又同棺乎弗果殺

乾音干屬之玉反夾古決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婢子妾也尊已不陷父於不義記者善之 孔氏穎達曰此論人病時失禮也尊已乾昔子名兄弟言屬子云命輕重之義也

通論陳氏祥道曰成子高寢疾擇不食之地以自葬

孟僖子將死明仲尼之道以教子曾子將死稱君子之道以教人皆治命也魏顆之病欲以妾為殉陳乾昔之病欲以婢夾已此亂命也乾昔之子終不從其亂命過秦康公遠矣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

不繹

繹音亦去羌呂反籥羊灼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春秋在宣八年仲遂魯莊公之子東門襄仲先日辛巳有事於大廟而仲遂卒明日而

繹非也萬入去籥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疏

去其籥舞以吹籥有聲也廢置也留萬舞而不去以

萬舞無聲也鄭引宣八年公羊傳文左氏傳曰有

事於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公羊傳曰繹者祭

之明日也其言萬入去籥何存其心焉爾知其不可

而為之猶者何孔氏穎達曰此論卿卒重於繹祭

通可以已也

之事 呂氏祖謙曰萬舞文武二舞之總名籥舞文

舞之別名文舞又謂之羽舞蓋文舞吹籥秉翟也萬

入去籥者文武二舞俱入於二舞中去吹籥者方

氏慤曰正祭之明日又祭謂之繹繹者如繹絲不絕

故也祭禮為吉卿卒為凶正祭不可廢故卿卒不繹而已 陳氏澔曰垂齊地名周謂之繹殷謂之彤言壬午則正祭辛巳日也

通論陳氏祥道曰春秋之法當祭而卿卒則祭之日不可以用樂祭之明日不可以繹故叔弓之卒昭公去樂卒事君子以為禮仲遂之卒宣公猶繹而萬入去籥君子以為非禮 李氏廉曰遂之生不當賜氏而賜氏遂之卒不當繹而繹或進或退一則謹世臣

之始一則重大臣之終並行不悖也

存異鄭氏康成曰萬千舞也籥籥舞也

辨正朱子曰萬者舞之總名武用干戚文用羽籥

案左傳考仲子之宮將萬先儒謂婦人之廟不宜獨用武舞是萬兼文武矣左傳楚子元欲蠱文夫人振萬夫人泣曰先君以是舞習戎備也則萬舞又似專為武舞者按諸經言萬惟楚言振萬或楚去羽用干惟有發揚蹈厲之意故加振字以別之而文夫人亦

以戎備為說乎據簡兮詩言萬舞言執籥秉翟則萬舞兼文舞可知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

乎噫弗果從

般音班封被驗反碑被皮反噫於其反以鄭作已陳如字其母鄭讀無吳陳如字又

鄭以字句絕吳得字句絕陳通為一句

正義鄭氏康成曰公輸若匠師方小言年尚幼未知

禮也斂謂下棺於椁般若之族多技巧者見若掌斂事而年尚幼請代之而欲嘗其技巧也時人服般若之

巧魯有初初謂故事也豐碑斲大木為之形如石碑

於椁前後四角樹之孔疏四碑於椁前後及兩旁樹之角落相望非在椁四角也

穿中間為鹿盧孔疏鑿木使空中着鹿盧下棺以繞綵孔疏綵即

頭繫棺緘一頭繞鹿盧託人各背碑天子六綵四碑

負緘末頭聽鼓聲以漸却行而下棺孔疏周禮大喪屬其六引喪大記前後各重鹿盧也

君四綵二碑故知天子六綵四碑孔疏以六綵四碑知有一碑兩緋必上下重加言視鹿盧知惟前後以南北豎長前後用力深也

豐碑者時公室僭天子也三家前僭諸侯諸侯下天

子斲之形如大楹耳

孔疏不似碑形故云如大楹通而言亦謂之碑故喪大記云諸

侯大夫二碑也

四植謂之桓

孔疏說文桓亭郵表木今橋旁表柱也諸侯二碑兩柱為一碑

而苑鹿盧又雙植謂之桓

諸侯四綽二碑碑如桓矣大夫二綽二

碑士二綽無碑以與已字本同

孔疏以已二字本同故得假借而用後世

二字之義始異

毋無也噫不寤之聲

孔疏歎般不曉禮意

孔氏穎達

曰此論非禮嘗巧不從之事公輸若之族人公輸般請為轉動機關窆而下棺人將從之時公肩假止而

不許曰魯有初始舊禮凡言視者不正相當比擬之
辭王制視公侯視伯視子男是也豐大也按禮廟庭
有碑故祭義云牲入麗於碑儀禮每云當碑揖按春
秋天子有隧以羨道下棺所以用碑者凡天子之葬
掘地以為方壙漢書謂之方中先累椁於其方中南
畔為羨道龍輜從羨道而入至方中乃屬紼於棺之
緘從上而下棺入於椁之中於此之時用碑紼也嘗
試也言般欲以人母嘗試已巧事誰有強逼於汝而

為此乎豈不得休已者哉又語之曰其母以人母嘗
試已巧則於汝病者乎言不得嘗巧豈於汝有病公
肩假乃更噫而傷歎於是衆人遂止皇氏云僭濫之
事於禮猶有所似作機巧非也

存疑吳氏澄曰得字句絕上二句責般謂爾以人之
母試巧則爾工人之心豈不快足而自得下二句憫
季孫謂其母以試爾之巧者彼孝子之心其亦有虧
歎而病者矣二者字下俱有乎字疑惑之辭而不質

言也

案吳說得字斷其母起得下以字無著

陳氏澔曰一說則豈不

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作一句言爾以他人母試巧而廢其當用之禮則亦豈不得自以己母試巧而不用禮乎則於爾心亦有所病而不安乎蓋使之反諸心以己度人而知其不可也

案墨子及國策則般乃戰國時人不應康子時已能機封大約此亦傳聞之辭也或曰豐碑文王廟碑桓楹桓公廟柱

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
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
言矣與其鄰重汪錡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錡問
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

可乎

禺音遇又音務重皆當作童
字誤也汪烏黃反錡魚綺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郎魯近邑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

伐我是也禺人昭公之子春秋傳曰公叔務人

孔疏
公叔

務人即
公為

遇見也保縣邑小城見走辟齊師將入保罷

倦加其杖頸上兩手掖之休息者使謂時徭役任謂

時賦稅君子謂卿大夫魯政既惡復無謀臣士又不

能死難禹人耻之欲敵齊師踐其言鄰鄰里也重皆

當為童未冠者之稱姓汪名跽鄰或為談案左傳作
嬖僮此談

字疑春秋傳曰童汪跽魯人見其死君事有士行欲

以成人之喪治之言魯人者死君事國為斂葬仲尼

善之 孔氏穎達曰此論童子死難之事公叔禹人

逢國人走辟齊師困而止息禹人言以徭役使人病

困以賦稅責民煩重若上能竭心盡力憂恤在下猶無以負愧今卿大夫不能為謀士又不能致死是自全其身不愛民庶於理不可禹人欲自為致死之事我則既言之矣乃踐其言與鄰之童子汪錡往赴齊師而死依禮童子為殤魯人見其死寇欲勿殤以成人之喪治之意以為疑問於仲尼仲尼報之言其可不為殤也 陳氏澔曰禹人遇魯人之辟齊師而入保城邑者疲倦之餘負其杖而息於塗禹人乃歎之

曰徭役之煩雖不能堪也稅斂之數雖過於厚也若
上之人協心以禦寇難猶可塞責也今卿大夫不能
畫謀策士不能捐身以死難豈人臣事君之道哉甚
不可也我既出此言矣可不思踐吾言乎於是與其
鄰之童子汪錡者皆往鬪而死於敵魯人以錡有成
人之行欲以成人之喪禮葬之而孔子善其權禮之
當也

通論陳氏祥道曰使之病任之重則無以安民君子

不能為謀士不能死則無以禦敵此公叔禺人所以
歎息而言之也君子之於人視其人不視其年年雖
壯而無成處之以童可也鄭忽之狡童昭公之童心
是也年雖稚而有成處之以成人可也汪錡之勿殤
是也

案哀公時政在季氏二子離心冉有一子守二子從
公之議已不行迨冉子帥師孟氏佐之似乎一室敵
車優矣然踰溝者樊遲用矛者冉有執干戈衛社稷

者公為及跖而三家之徒無與焉者公為之死殉國也汪錡之死亦以衛社稷也而或謂錡無干戈之責輕身赴敵論過刻矣考左傳戰於郊非郎也孔疏戰郊戰郎為一事是郊頭郎邑也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

正義鄭氏康成曰贈送也無尹事主於孝哭哀去也

展省視之處猶安也居者主於敬 孔氏穎達曰此
論禮敬祀墓之事過墓謂他家墳壟祀謂神位有屋
樹者居無事主於恭敬故或式或下也他墓且式則
己墓當下 方氏慤曰去則哭墓反則展墓所以存
乎愛行者之禮過墓則式過祀則下所以存乎敬居
者之禮行故曰贈居故曰處 陳氏澔曰哭墓哀墓
之無主也不忍丘壟之無主則必有返國之期故為
行者言之墓與祀人所易忽也而能加之敬則無往

而不用吾敬故為居者言之 秦氏繼宗曰所哭之墓謂祖考之墓也所過之墓祀則謂古帝王聖賢忠臣孝子之墓祀及國家之正祀耳古人重別其以孝敬相勉也如此

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陳弃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韋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拚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

有禮焉

射食亦反斃亦作弊婢世反
韞勅亮反朝直遙反與音預

正義鄭氏康成曰工尹楚官名

孔疏楚皆以尹為官名

弃疾楚

公子弃疾也

孔疏楚共王之
子後立為平王

魯昭八年帥師滅陳縣

之楚人善之因號焉

孔疏左傳晉叔向云弃疾君陳
蔡苦慝不作人皆善之因號為

陳弃疾

至十二年楚子狩於州來使蕩侯潘子司馬督

囂尹午陵尹喜圍徐以懼吳於時有吳師陳或作陵

楚人聲也商陽仁不忍殺人弃疾以王事勸之斃仆

也韞韜也韞弓不忍復射也揜其目不忍視之也不

坐不與然則商陽與御者皆士也兵車參乘射者在左戈盾在右御在中央曰有禮善之也 孔氏穎達

曰此論殺人有禮之事 陳氏澔曰子手弓而可使

之執弓也手弓商陽之弓在手也謂之再告之也揜目而不忍視止御而不忍驅有惻隱之心焉商陽自言位卑禮薄如此亦可以稱塞矣孔子謂其有禮以敗北之師本易窮追而商陽乃能節制其縱殺之心也

案事載家語後尚有子路怫然進曰人臣之節當君
大事惟力所及死而後已夫子何善此乎孔子曰吾
取其有不忍殺人之心而已視此較明

通論孔氏穎達曰鄭注射者在左戈盾在右御在中
央此謂凡戰士也若是元帥則在中央鼓下御者在
左戈盾亦在右若天子諸侯親將亦居鼓下故戎右
云贊王鼓成二年齊侯親鼓之是也若非元帥則皆
在左御者在中若非兵車參乘則尊者在左故曲禮

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鄭注云君存惡空其位又月
令載耒耜於御與車右之間君在左也 陳氏祥道

曰大夫於朝則坐於燕則與故其責重士於朝則立
於燕則不與故其責輕商陽所殺止於三人者姑以
成禮而已

存疑鄭氏康成曰朝燕於寢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
孔疏朝之與燕皆在乎寢若路門外正朝則大夫以
下皆立若其燕朝在於路寢則大夫坐於上如孔子
攝齊升堂是也升堂則坐矣燕亦在寢故燕禮云燕
朝服於寢又燕禮獻卿大夫之後西階上獻士無升

堂之文是士
立於下也

案朝雖大夫無坐理周官三朝之儀可攷而知也惟
三公有坐論之理故商陽言之鄭氏第以朝為燕孔
氏又以孔子升堂為坐亦曲說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會諸侯請舍使之襲襄公朝于
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荆人強之巫
先拂柩荆人悔之

桓依注作宣舍胡閻反強其
丈反拂芳勿反柩其久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魯成十三年曹伯廬卒於師廬謚

宣言桓聲之誤也請含以朋友有相啖食之道使之襲非也襲賤者之事朝荆在魯襄公二十八年康王楚子昭也楚言荆者州言之荆請襲欲使襄公衣之荆人欲尊康王故強之巫祝桃茢君臨臣喪之禮

孔氏穎達曰此論諸侯失禮之事荆楚之本號魯莊
之世告命皆稱荆至僖元年始稱楚故杜預云荆始
改號曰楚 吳氏澄曰其時晉霸厲公主兵使諸侯
行襲事蓋出於霸令也悔者悔以臣禮強魯君使襲

遂致魯君以君禮臨其喪荆自尊而卑魯魯亦自尊而卑荆以報之荆耻於為魯所卑故悔其名辱由已也 陳氏祥道曰荆人以人臣之事待襄公襄公則以人君之事臨荆人豈非自尊而卑人者人必卑之自貴而賤人者人必賤之邪秦王屈趙王以缶而有鼓瑟之辱夫差屈句踐於會稽而有姑蘇之耻亦其類也

存疑胡氏銓曰春秋書楚子此稱王記禮者誤也又

曲禮云夷狄雖大曰子此乃稱王首尾矛盾

案禮記非一人

所作其矛盾甚多况此篇尤屬傳聞人曰康王則記康王而已左傳自楚武王以後無不稱王者述事與書法原不同也

案士喪禮將大斂棺始入此襲時有柩或疑君禮之異非也古人既葬來弔尚請含請襚蓋此時楚子已大斂入棺楚人以襲禮最賤故使魯君行襲禮非真尚未襲而使魯君襲遂疑君禮之有異也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為介及郊

為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

公事遂入

介音界

正義鄭氏康成曰成公喪在魯昭三年子叔敬叔魯

宣公弟叔肸之曾孫叔弓也

孔疏世本叔肸生聲伯嬰齊嬰齊生叔老叔老

生叔弓

進書奉君弔書也惠伯慶父玄孫之子名椒

孔疏

世本慶父生穆伯教教生文伯穀穀生獻子茂茂為慶父曾孫惠伯是茂之孫是慶父玄孫之子也

案

茂生莊子速及懿伯別為子服氏疑惠伯椒莊子速之子

介副也郊滕之近郊懿

伯惠伯之叔父春秋傳曰敬叔不入政君命所為故

惠伯強之乃入敬叔於昭穆以懿伯為叔父

孔疏此後人傳

寫鄭注之誤當云以惠伯為叔父敬叔是桓公七世孫惠伯是桓公六世孫則敬叔呼惠伯為叔父呼懿

伯為五從祖

孔氏穎達曰此論不可以私廢公之事

存疑鄭氏康成曰忌怨也敬叔有怨於懿伯難惠伯

也孔疏敬叔殺懿伯被懿伯家所怨恐惠伯殺已故難惠伯不敢入也然同在君朝今奉使滕國相隨

在路不相畏難入滕始難雖有怨讐恒為防備今入滕國是由主人防備不復在已故難之惠伯知其難已遂開釋之今既君命政令奉使滕國不可以叔父私怨遂欲報仇不行公事也

孔氏穎

達曰叔是氏子者男子通稱故以子冠叔也 方氏

慤曰昔孔子對子夏問居昆弟之仇則曰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夫叔父之親與昆弟等耳惠伯處之以此豈不宜哉

辨正劉氏敞曰左傳注云忌怨也敬叔先有怨於懿伯故不欲入滕以惠伯之言而入傳言叔弓之有禮按左傳云及郊遇懿伯之忌先言及郊而後言忌可見是及郊方遇忌也忌字只是忌日懿伯是敬叔從祖適及滕郊而遇此日故欲緩至次日乃入故惠伯

以禮曉之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乃先入而叔弓亦
遂入焉

案自鄭以忌為怨亦止言敬叔有怨於懿伯未嘗言
殺也孔疏竟言敬叔殺懿伯何所據乎故斷以劉氏
忌日之說為確

欽定禮記義疏卷十三